

□ 张亚琴

时光回到2012年的12月，首届鲁彦周文学奖在合肥揭晓。作为安徽第一个以个人名誉命名的文学奖，它的设立，对振兴文艺皖军，促进安徽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意义非凡。

时隔两年多，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又风起云涌，各类题材作品花落9家。其中，长篇小说2部：《战事》（作者弋舟）、《红月亮》（作者胡学文），中篇小说4部：《余露和她的父亲》（作者小岸）、《母亲的花样年华》（作者娜嘎）、《将军》（作者李亚）、《吹不响的哨子》（作者陈斌先）和电影文学剧本《药都往事》（作者杨小凡）、戏剧文学剧本《徽州往事》（作者聂圣哲）、电视剧文学剧本《美丽背后》（作者禹扬）。

这些获奖者中，有的是安徽本土的，也有外地的名家。这也充分表明了，鲁彦周文学奖的开放性。本期，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对话部分获奖作家，看看他们心目中，对自己作品和现实的解读。

通过我的笔，认同“药都”的地域概念

杨小凡，安徽亳州人，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收获》等刊物发表作品400多万字。



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是先有《大药商》电影吗？剧本和文学，您是怎样评价？

杨小凡（以下简称杨）：《药都往事》小说写于1997年，电影剧本在2012年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；根据这个剧本拍摄完成后，在央视六套播出前才把电影名称改为《大药商》。

它们之间主要的情节逻辑和故事走向

是一样的，小说更注重语言和文本味道，而电影则更注重情节和视觉效果；小说可以更舒缓更自由更细腻地讲述，但电影讲究是在规定时段内调动声光电等手段来推动情节、塑造人物，是有一定局限性的。

记：作品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，当初，您是怎样构想这部作品的？

杨：这部电影立意之初的定位，就是想通过民国时期亳州药商在战乱动荡中的故事，来反映亳州药商家国天下的情怀。我有意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亳州这个地域环境中，通过画面更直观展示亳州的华佗庵、花戏楼、曹操运兵道、古城墙、二夹弦等历史风物和文化遗留，所以具有典型的地域性，从而达到宣传亳州药商精神、展示亳州形象之目的。

记：看评论说您在《药都笔记》一书中，“着力塑造了100多个鲜活的人物，并让这些人物活跃于同一方水土，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格”，您认为，这种集体性格是什么？

杨：《药都往事》只是我系列小说《药都笔记》中的一篇。这个系列小说创作于1997年至1999年期间。亳州人的集体性格实质，是与我所写的民国以前的群体性格没有区别的。只是表现、显现的形式不同而矣。

现在，通过我的笔，药都这个地域概念是被亳州以外的一些人所认识与认同了，但反而本土的人并没有认识和认同。

记：两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，这对您的创作意味着什么？

杨：十几年前，当我对文学创作有些失去信心的时候，鲁老来亳州时我有幸见到了他。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，并给我题词留念，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次鼓励。也许没有当初他对我的鼓励，我就没有了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绩。这是我永远铭记的。

连续两次获得鲁彦周文学奖，都给我一种压力，都更加加重了我对文学创作的责任和敬畏。

精神故园的灵魂书写

星报记者对话第二届“鲁彦周文学奖”获得者

在徽州挖掘的题材，运用好莱坞的叙事

聂圣哲，安徽休宁人，现任美国联邦德胜（TECSUN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德胜（苏州）洋楼有限公司总监。他利用业余时间，以聂造、聂达甲、谢焘等笔名从事文学、影视及舞台剧创作，联合导演的36集电视连续剧《大祠堂》及担任总策划的大型纪录片《徽商》播出后反响强烈。



记：《徽州往事》这部作品非常火，当初您在创作时是怎样考虑和构思的？

聂：在写《徽州往事》剧本之前，我要“查新”。一是题材要最新，二是样式要最新，三是叙事方式要最新。所以，我看了很多剧本，收集了很多资料。

最终，发现了人们不喜欢戏曲的原因：叙事单一、人物简单、节奏极慢、过度矫情……这些都是现代观众不喜欢的。因此，我就把在徽州挖掘的珍贵题材，运用好莱坞电影叙事，写了这个剧本。这样的表现手法深受观众欢迎，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

记：黄梅戏是不是您最喜欢的戏曲？

聂：坦率地讲我不太喜欢戏曲。但相对来说，在

戏曲里面我偏爱黄梅戏，接地气，好听，朴实。

记：您说过，现在的编剧不尊重观众，所以您亲自操刀编剧，才有的这部作品吗？

聂：现在的编剧不尊重观众本质上是没有才华。他不是个编剧的料，硬要做去胡编乱造，手撕日本鬼子，一首歌唱倒日本鬼子……那还需要抗日战士浴血奋战吗？

一个好的作家，首先要有智商和情商，其次还要理智，可以自信，甚至可以自恋但不要忘记。

记：好莱坞的工作经历对您的影响？

聂：有。好莱坞的成功是有原因的。首先，它集中了全世界最有才华的电影人，他们专业、敬业、创业。他们尊重普通观众，有超凡的想象力并付诸实施。他们做事，注重每一个细节，对镜头的使用，精确到用秒表来计算。比如，到第零点几秒的时候，观众必须爆笑，又到第零点几秒的时候，观众应该掉眼泪……

好莱坞电影很像纸币：一面是艺术性，另一面是商业性，缺了哪一面都是假币。话至此，您就能看出好莱坞的工作经历对我管理、创作的影响了。

拿起笔，就能想到淮河岸边的人与事

陈斌先，安徽寿县人，自1986年以来，出版长篇纪实文学《铁血雄关》、《遥听风铃》、《中原沉浮》，中篇小说集《吹不响的哨子》、《知命何忧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蝴蝶飞舞》等，共出版、发表文学作品350多万字。曾获第四届、第五届安徽文学奖，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等国家、省级文学奖十余次。现在安徽省六安市文联任职。



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《吹不响的哨子》里面收集了八个中篇故事，这八个故事说的是什么？中间有没有关联性？

陈斌先（以下简称陈）：严格意义上说，不是故事，是小说，我很纠结大家把小说说成故事，故事是情节，小说不仅仅需要情节，还有很多技术因素。

八部中篇小说都有不同层面的生活反映，譬如《吹不响的哨子》，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发现和切口的小小说。大家都知道，计划经济时代，农村基层有生产队长、大队长等等，哨子那个时代生产队长的标志性符号。

中间关联性肯定存在，小说作家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做人的品质，可能是所有小说的关联性。

记：这里面叙说的都是安徽的乡土风情吗？

陈：总体说，安徽是由北向南的过渡省份，安徽的乡土风情具有多样性、复杂性，不是我的叙述能够囊括了的。

不可否认，我的小说带有淮河岸边的文化特征，与我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有关，感谢这里的土地滋养我、培养我，让我拿起笔，就能想到淮河岸边的人与事，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
记：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吗？因为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城市里，那么您怎样去把握各个生活在乡村的人物？

陈：指向性原型肯定没有，那些人都是我身边的人，对他们熟悉了，写起来就会不自觉地再度塑造。

我看似生活在城市，骨子却是农村的、传统的，我在农村生活了17年，工作后依然离农村很近，所以写起农村题材更加得心应手。

记：你是怎样认为乡土文学的？

陈：乡土文学不会消失，这是我的判断，为此我跟一些作家、刊物编辑争论过。中国说到底，还是乡土情节，每一个都具有乡土情怀，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乡村发生了变异，形态有些变化，乡愁有些异化而已。

市场喜欢什么，跟拍什么，无可非议。但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，要有自己的定力，要能坚持精品写作，不要随潮流，而要泣血而歌，写出用灵魂培养过的真实感受。

记：现在很流行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，您有这样的打算吗？

陈：我自己不当编剧，做不好，有人改编，当然欢迎，起码我不排斥作品得到更大范围内传播。